禮書通故

會盟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四時朝覲受之于廟覲禮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于國外方苞云記字亦冠此節之首云方明者木也自爲注釋通經所無矣廷堪云上矦氏裨冕疏謂白虎通引禮記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其文與下節畧同則漢人固以此數節爲記也以周案會同之禮昉于巡狩巡狩之外其名會同者有四曰時會曰殷同曰殷國三者皆先行朝覲

而後至壇上行會同禮覲禮亏受覲畢卽記會同明時
見殷見殷國之必先朝覲也其不行朝覲而卽會同者
周官謂之小會同方岳二人以此爲記文則會同之先
有朝覲旣無以明而褚搢升胡竹村因謂殷見曰同無
朝覲禮矣

鄭元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
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亏國外
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
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
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

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褚寅亮云時會之時而逢朝覲其常朝諸侯既循常制見于廟復偕羣后見于壇其不朝者則惟見于壇若殷同之歲並無當朝諸侯祇見于壇而已以周案巡狩分四時其來會者各以其方時會之禮放巡狩四時之一其來會止一方論語皇疏云時見曰會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共征之是也賈疏未詳殷同為王不巡守而制同禮鄭注云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是全放巡狩禮矣巡守禮今亡鄭注曾引其文尚及見之其云時會殷同皆既朝覲乃為壇合諸侯蓋據巡守禮推言之凡巡守之季惟衛服非朝

歲其餘皆屬當朝之歲則王巡守諸侯會于方岳必先
朝覲而後行會同禮于壇殷同之禮雖王不巡守而其
禮一與巡守同則鄭云六服朝覲乃爲壇合諸侯又何
可疑褚氏謂殷同無當朝諸侯不知巡守之年皆諸侯
當朝見之歲也胡竹村反從褚說斥鄭注亦未審矣
鄭元云十二歲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賈公
彥云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卽爲之或鄉
畿外諸侯之國爲之胡培翬云殷同又謂之殷國金鶚
云國者侯國也若在境內何謂之殷國以周案大行人
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職方氏王將巡守有戒令之

事又云王殷國亦如之是殷國之禮放巡守同屬于十
二歲鄭注王不巡狩有殷國是也其與殷同又異者殷
同之朝覲在廟其壇于國外爲之殷國則見之于東都
明堂周公于土中營洛邑以均四方朝覲會同時入于
西都謂之京于東都謂之國故東都亦稱東國東都之
詩亦列國風賈氏序官疏云周官以邦國連言者據諸
侯也單言邦單言國者多據王是也王不巡守而會諸
侯于西都曰殷見謂六服入見天子也若左傳所云成
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是也王不巡守而出之東
都以會諸侯曰殷國謂王出就東國見諸侯也若逸周

書王會解所云成周之會詩車攻序所云宣王復會諸
侯于東都是也注疏殷同殷國不分且謂殷國四方四
時分來如平時不可從
賈公彥云小會同謂諸侯遣臣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
同之禮小祝專掌其事金鶚云小行人曰朝覲宗遇會
同君之禮也可知人臣無會同之禮時見固是會同之
小者然周官例不言小皆但稱會同惟小祝小司馬言
小會同此蓋時會中之小者以周案朝覲為會同之小
者故會同稱大朝覲時會為殷同殷國之小者故殷同
殷國俑大會同小會同猶之朝覲但朝覲受之于廟小

會同行之于壇而燕廟受之禮賈疏以爲卿大夫相與會同金氏駁之是春秋時卿大夫主會經有貶辭必非成周之制小祝所掌爲祭告事其政令則小司馬掌之大司馬職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小司馬職小會同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謂如大司馬掌政令之灋也疏以羞魚牲授其祭言亦誤

鄭元云爲宮者于國外春會同則于東方夏會同則于南方秋會同則于西方冬會同則于北方敖繼公云爲宮于國門外之南方以周案鄭注據大判言之未可拘泥胡氏疏鄭金氏辨鄭皆失一偏萬氏謂宮卽方岳之

明堂

鄭元云壇十有二尋八尺曰尋則方九十六尺也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金鶚云壇之上安得有堂經言祀方明于其上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也其祭必露天豈得于屋下乎且壇三等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若以上等為堂則公當立于中等侯伯于下等子男則于地與經不合鄭說蓋本于逸周書王會解然不足據以周案古人之稱堂本不謂屋太山下之明堂亦非屋與成周之明

堂異說禮爲宮方三百步鄭注壝土爲埒以象牆壁掌舍爲壇壝宮鄭注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爲宮是鄭本不謂有屋也壇深四尺鄭注云從上向下曰深謂從堂上望至地其高四尺也凡階一等一尺則堂在三等之上也故曰深四尺堂上方二丈四尺加上等每面十二尺其方四十八尺又加中等每面十二尺其方七十二尺又加下等每面十二尺其方九十六尺故曰十有二尋

鄭[元]說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其所建位郞記明堂位諸公中階之東北面東上云云是尙左者建

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胡培翬云據注似諸侯初入門時就旂而立皆北面既揖乃各如其面位以覲禮推之可知也金鶚云明堂位所言殊不足信而引以解會同其謬尤甚壇上無堂安得有階又安得有三階經言同異庶姓分為三等之揖是諸侯當以姓序立不當以爵序立也若分為五等序立則三等之揖無所施矣下云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玩及其二字可知此時序

立不以嚴命分三等也以周索金氏此辨較爲允當然以明堂位所言爲不足信是又憑肊見以立說矣鄭所言五等列位不獨小戴明堂位如此大戴所載朝事儀其位亦然金氏捓立朝位東面爲尊之說以明堂位侯西面尊于伯與己說不合遂力斥之則此經云尙左又將何以解之乎覲禮諸侯肯朝受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受舍卽受次會同之受次與朝覲同掌次職云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其受次次之法亦當如覲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西面者在王之左同姓爲先亦尙左也王未升壇之時諸侯當先出次俟立同姓

西面異姓東面故王南鄉見之尊施土時天三揖既揖
之後王升壇諸侯皆入門就旂而立于是有諸公中階
之前北面東上諸位及其四傳擯諸侯各執玉而前見
王于是有公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之位東上即向
左三等亦向左也朝事儀云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
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
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
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
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
上及其將幣也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今脫

下二句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其列位之異同先後之次弟皆班班可考矣覲禮有就旂之位而不及王未指之前同異姓所立位王既指之後五等侯所立位司儀言同異姓三揖位與及其擯之三等位又不及就旂而立之位朝事儀參合兩經釐定先後而朝覲會同之禮具備亏是矣鄭注以就旂而立在王南鄉三揖之前非特三揖撫所施與朝事儀文顯背以王南鄉三揖為降階而指非特與司儀注升壇指之之說兩歧與郊特牲不下堂見諸侯之文亦違就旂而立之時可云侯先伯子先男而伯不㝵云先子伯先子三字蓋傳寫誤衍賈疏

舉注已有此字是唐時已誤矣敖氏以五等之位皆北面為一列尤為肊說前人已多闢之

鄭[元]云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金鶚云朝覲交擯故擯有五人四人三人及其入廟之時惟上介上擯昇入與傳命時覲會同于壇諸侯惟上介從無交擯之事則擯不與朝覲傳命同可知也周官會同大宗伯為上擯肆師為承擯則必有末擯當以嗇夫為之擯止此三人無論何等諸侯皆以此三人相接擯有三人故曰傳擯所云各以其禮者卽謂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

子男于下等也豈謂擯者之數乎以周案朝覲每門止一相故入廟惟上擯入上介亦止于廟門外金云上介導入誤

鄭元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宮之伯帥之百敖繼公云四傳擯者一朝三言凡四以周案宜從鄭子男同一位本孟子

鄭元云其奠玉及言幣公拜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于下

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聶崇義云公奠玉于上等降拜于中等侯伯奠玉于中等降拜于下等子男奠玉于下等降拜于地及升成拜皆于奠玉之處又或可降拜者皆降于地升成拜于奠玉之處也以周案司儀上中下三等以立位言此注云拜者拜在立位也彼注云謂所奠玉處奠玉降拜升成拜則此位爲奠玉位其拜爲升成拜矣子男之升成拜尙在下等則降拜爲降拜于地矣注云降拜于下等等字衍聶氏後說是

鄭[元]云諸侯各于其等奠玉旣乃升堂授王玉將幣亦如之將幣享也其禮亦如之禮謂以鬱鬯祼之也皆于

其等之上金鶚云會同必亏壇者所以祀方明發禁令讀盟約也豈亏此行覲禮哉奠玉亯幣覲禮之事王禮以祼旹覲後饗賓之事安㝵行亏壇上乎夫子言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可知壇上必無將幣禮賓之事也司儀所謂亦如之謂覲亯之時亦以褻命𡗝爲三等以周案金說近是但奠玉必在壇不奠玉何以明禮

胡培翬云方明設六色注云象其神是也云六玉以禮之非上節言加方明亏壇上此節因釋方明之形制非以禮神也下經反祀方明乃是禮神之事

鄭[元]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

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
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以周案經自四傳擯以上明
會同之通禮而上云加方明于其上是凡會同之禮皆
設方明也朝聘受之于廟廟有神焉會同于壇壇無神
也壇無神故設方明于上以依上下四方之神所謂以
教尊尊也其有盟卽為司盟之神所謂明神監之也鄭
意方明為六方神明之象又云會同而盟則謂天之司
盟分別言之明方明不專為盟設也賈疏謂無疑不盟
不祭方明本非鄭意陳氏禮書之駁鄭不足據也但方
明既為會同而設則朝諸侯何必去之旣祀徹于下近

亏爽有盟又加亏上近亏牘稱有惑焉然或者據穀梁傳盟詛不及三王謂盛世無盟詛事此又不然司盟職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是盟古有之矣金氏云會同之禮無盟於此禮之經也周官一書閒有預防後世之變而立其制非必當時所行之禮豈其然與

又案鄭注方明說本劉向御覽引五經通義云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爲主覲禮方明木也其形四方六面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孔㢠軒以方明有主道遂謂如主狀正方六面皆穿孔恐未必然其說詳下

鄭元云方明六玉上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

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頁公彥云旣非天地之貴卽日月之神故下注云天地謂日月也敖繼公云設六玉爲祀時以此禮之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謂方明之玉孔廣森云方明所以依神主道也春秋解詁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然則主六面皆穿孔孔中著玉焉中山經曰桑主中穿之加金以周案虞有六宗之祀周有方明之祭二禮甚相似伏生大傳以六宗爲天地四時與方明爲上下四方之神合夏侯歐陽則云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與鄭此注上下非天地之至貴同意鄭注

司盟云明神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所以依之也又以日月山川爲方明誤設六玉謂刻方木之六面而以玉著之與設六色同聶氏禮圖六玉竝設上方一面疊圭璧于中央殊屬杜撰六色六玉竝以飾方明非以爲禮玉禮玉以依神方明下壁無以依神也敖氏誤信聶圖遂以大宗伯禮玉解之疊于一處其何以依神乎盛氏秦氏俱爲敖說所惑孔說亦非

胡培翬說朝事儀天子冕而執鎭圭卽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元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鄭注端當爲冕賈疏遂以朝事儀所云冕爲元冕今案

覲服衮冕則會同不夀服元冕玉藻元冕朝日鄭注以爲春分朝日之禮與此異朝事儀朝日于東郊與覲禮拜日于東門之外一也郊在國門外云東郊則知東門之外爲王城東門外鄭注玉藻云東門謂國門是也敖氏以爲卽此宫之東門誤矣

鄭元云朝事儀曰天子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巳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賈公彥云二者朝事儀與此覲禮朝事儀朝日退乃朝諸侯此覲禮加方明于壇上公侯伯子男就旂而立王乃四傳擯見之是巳祀方明乃始見

諸侯二者同朝事儀直有朝日者邦國無疑無祀方明之事也孔穎達云覲禮末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爲未祀前已見諸侯非也金鶚云覲禮祀方明在拜日之後會同之末節也節次甚明乃謂在祀方明後殊不可解以周案經文四傳擯以上明會同之通禮也又言拜日祀方明禮日禮月與四瀆禮山川丘陵明會同之殊禮故別言之鄭君據朝事儀以定行禮之節次甚確敖氏謂已受諸侯朝覲乃帥而拜日其節與朝事儀不同又謂禮日于南門外以下三禮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金氏一一本其說以與鄭難皆不足據

褚寅亮云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及下兩節行禮次弟當在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之後東門王城東門也先拜日于東門外乃至壇祀方明然後徹方明朝諸侯或有盟誓之事則朝畢復加方明節次宜如是若先受朝而始拜日祀方明恐非敬神之道夏秋冬以此推之若如敖氏不分四時專就壇宮三百步之地一日而徧輯五瑞姑無論日力不給也卽如此日受朝之後乃始出壇東門而拜日復反而祀方明又至南門重禮巳拜之日乃越西門至北門而禮月與四瀆終乃旋至西門以祀山川邱陵其紛襍無緒甚矣以周案陳氏禮書

謂天子既拜日禮月與山川丘陵則祀方明既祀方明則見諸侯敖氏本陳說而傎倒之褚氏申鄭斥敖極為明晰金氏禮說乃謂拜日祀方明是一日事祭天地山川又是一日事外壇會同在拜日之後同在一日是亦辨而無當

鄭元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

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
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
也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
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以周案此天子巡守禮也鄭
注牽强附會陳用之黍味經胡竹村辨之詳矣萬充宗
金誠齋申鄭說云此釋上文之禮上言祭山川邱陵故
下言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禮日即南郊祭天禮月即北
郊祭地故下言祭天燔柴祭地瘞此亦似是而非大宗
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祭月以柴不以瘞祭義大報
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皆屬天不屬地晉文公踐土

之盟三傳竝無山川之文

皇侃云諸侯來就王會同有方明王巡守見諸侯無方明孔穎達云巡守祭天燔柴祭地瘞埋皆是祭方明也天子巡守之祭有方明以周案漢書律厤志引伊訓篇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而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夫上帝之祀在北壇或在明堂而謂之方明則會同壇之設方明其來古矣而會同之禮昉于巡守巡守之時會羣后于方岳明堂亦壝宮也則有方明亦可知矣孔疏謗皇但以燔柴瘞埋爲祭方明仍未是金氏說祀于

先王祀于廟也罷三季不祭故伊尹攝之誕資有牧方明謂會同之事資與咨通誕大也謂大誥命之方明謂祀方明于壇二句各一事存參

孔穎達云孔注尙書自東嶽南巡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鄭注云每歸格于祖言每歸似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叉太公便是路遠無由可至以周禾虞書王制歸格之文皆承四巡之後是四嶽徧巡而後歸格也孔駁鄭是

崔靈恩云唐虞五載巡守一嶽二十季方徧四嶽周則四十八季矣若一出四嶽皆徧且闕四時祭言唐虞衡

山為南嶽周氏霍山為南嶽其祭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嶽五月到南嶽八月到西嶽十一月到北嶽路程遼遠必不及此知每至一嶽即歸義為長呂祖謙云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氏乃以為一季巡一嶽何據以周案鄭以為每巡一嶽即歸則往返遼遠勢必不及崔氏因其說不可通遂謂五載止巡一嶽呂氏據經文以駁之當已

孔叢子云天子將巡守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羣廟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以周案天子諸侯將出雖親告祖禰皆不用牲曾子問曰凡告用牲幣鄭注牲當為制又曰天

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無遷主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是告廟不用牲也皇氏熊氏以為諸侯禮不應用牲故云牲當為制其天子當用牲故鄭注周禮大祝引此文不破牲字牧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告有用牲也（侯玫

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官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于禮得盟許慎謹案從左氏說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

不駁以周案詁誓盟詛交質子皆指諸侯言之五帝之
世不及諸侯詁誓之文三王之世不及諸侯盟詛之語
五霸之世不及諸侯交質子之事古有道之世諸侯不
敢擅盟惟天子巡守方嶽及殷見東國事畢乃與諸侯
盟以同好惡獎王室至五霸擅盟自稱盟主此三王之
世所未有也穀梁之語不違周禮公羊家言失之
周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記王制天子將出造于禰孔
穎達云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舜歸格既曰祖禰明
出亦告祖禰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辭從卑不敢留
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林喬蔭云言造禰則所

造直禰廟而已以禮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遷廟主者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此主因祔禰而遷之亏祧今將載之以出故亏禰廟行告祭之禮大祝言造亏廟者兼祧廟禰廟言之也王制言造亏禰者以此主本在祧廟其迎告時已造祧不言可知也以周案曾子問注疏不言遷廟何主冊府元龜載皇氏禮疏云惟載新遷一室之主林氏之言與皇疏闇合而以造禰爲載遷主終嫌牽强當從孔

異義云盟牲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左傳云鄭伯使卒

出猳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衞伯姬盟孔悝以猳鄭[元]駁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于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珠槃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牲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猳下人君牲以周案毛傳豕犬雞三物爲詛牲與左傳合盟用牛亦用馬與羊戰國策齊衞先君刑馬壓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牲說苑奉使篇齊魯之先君相與刳羊而約約亦盟類楚趙同盟毛遂兼取雞狗馬非古也孔疏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

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
鄭衆說春官詛祝之載辭猶春秋傳使祝為載書鄭元
云載辭為辭而載之于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也以周
衆載書謂載其盟辭于策近解孟子者以其書加牲上
遂訓載為加非也載書亦單偁載如司盟掌盟載之事
鄭注載盟辭左傳載在盟府杜注載載書齊語與諸侯
飾牲為載韋注為載書皆是左傳景伯負載注亦謂負
載書劉光伯規之謂載書未有單偁載者亦非也載書
本盟主所為景伯恐其被吳脅制自備載書以往如襄
九年鄭與晉盟晉士莊子為載書鄭公子騑趨進易其

辭是其類也

杜預云執牛耳尸盟者鄶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劉炫云依禮小國執牛耳鄶衍吳為盟主夷不知盟禮當使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也小國恆執牛耳何尋云執者無常以周案依禮諸侯相與盟大國執發陽之役吳不盟宋皇瑗又臣魯衛無大小故石魋執杜劉說胥失之

鄭衆云周官戎右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鄭元云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以周案先鄭

意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卽周官之贊牛耳後鄭以執與贊義自別故云尸盟者執之尸主也主盟者執牛耳明盟主自執之戎右贊之而已春秋時盟主不自執直使其臣執之故季孫有吳公子姑曹衞石魋之對其實皆贊牛耳者也故先鄭云然天子尸盟贊牛耳者天子之戎右方伯尸盟贊牛耳者亦必方伯之臣故宋之盟叔向兩言尸盟若與方伯之臣盟諸侯執牛耳故鄟澤之役衞侯與晉趙鞅盟自請執牛耳孔賈二疏說皆紛挐冓後遠戾至今未有知鄭義者說詳禖箸

廢疾云穀梁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卽日為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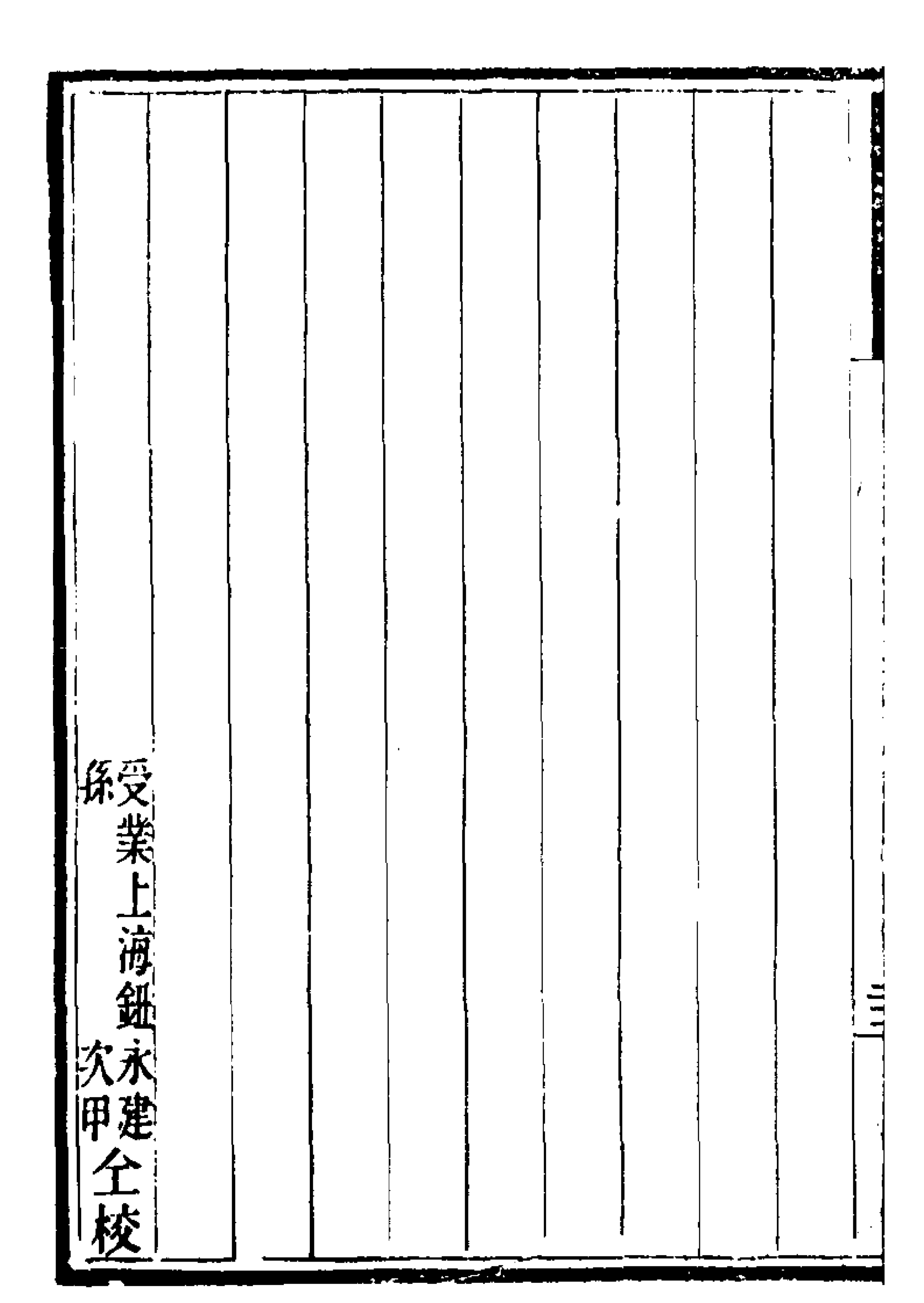
其不日皆為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為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為信至此日以為美義相反也鄭[元]釋云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為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邱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劉逢祿難云以不日為信又以日為美不幾亏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亏其方盛而亏其將衰者未之聞也且扈之盟書甲寅者亦將以為美乎以周案劉難是已夫會盟天子之事也其諸天子不行而使內大夫主之或使外諸侯主之猶曰正也諸侯自為會盟變也非正矣會盟而志在乎

亂猶曰變之正也至諸侯不行亦使大夫主會并主盟
變之極矣故春秋之初責以王制齊桓晉文而後責以
霸制而已矣此世變之亟不得已也今竝略之
盧植云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謂封泰山告太平升中
和之氣于天也鄭元云名猶大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
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孔穎達云時太
平乃封禪其初至方嶽燔柴告至及封土為壇瘞燔柴
告諸侯之成功此惟泰山為之餘嶽則否以周案白虎
通義引周頌般詩以為太平封泰山事此盧說所本也
據毛詩序是天子巡守而祭書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

川亦巡守也此鄭注所本也帝王巡守至于方嶽燔柴不獨泰山為然故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燔柴有壇謂之封而封禪獨著于泰山者東嶽為始巡之方帝王刻石紀號于斯為盛也云先柴者對望祀而言非有後燔不得如孔疏所說凡燔必有壇望必有墠柴望即封禪韓詩外傳引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得而數者萬數葢巡守之有封禪為歷代通行之制故紀號如此之多其可得而數者大半太平著名之主其不可得而數者大都非太平之主也自後世侈言封禪于是分柴望封禪為二事疏家因有

未太平㝵燔柴既太平乃封禪之說攷史記言秦皇之封禪徵齊魯之儒生博士至泰山其議諸儒進蒲車埽地席稭之說秦皇絀儒生而自行漢書言武帝之封禪羣儒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騁帝亦盡罷諸儒不用而自制時諸儒去古未遠尚知封禪即巡守之柴望此君子逢亹亹之道未可以侈心與其鬩也或者謂王者受命功成道洽符瑞並應乃行封禪以告太平此說實昉于管子不知管子封禪篇首舉十二帝王之受命者為言所以止齊桓之侈僭也次陳鄗上黍北里禾江淮茅而曰設之以事明假設辭以難其事所謂譎諫而不詭

亏正也封禪之禮亏望為大亏郊為細所謂升中亏天者達亹亹之道也君子自達亹亹之道而地時效靈鳳皇降龜龍假然何若饗帝亏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之天應象為大哉以大司樂六變之致羽物鱗物介物象物璽之是升中之致不及郊帝明矣而後世反之奇地靈輕天象不亦傎哉



受業上海鈕永建仝校
孫次甲

三

禮書弟三十一

卽位改元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何休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適媵以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必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自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又大夫不世如幷為公卿通繼嗣之禮亏義左氏為短鄭元云立適以長不以賢固立長矣無適而立子以貴不以長

固立賢矣若長鈞賢鈞何以別之故須卜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賢鈞而立長也王不昜立愛之法季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昜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示義在此渠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公羊亏立適之外別有立賢之法以左右媵及適姪娣及卿之世立者有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以周案公左右媵姪娣分貴賤也左氏義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是不問其母之貴賤也攷姪媵之貴賤今古文家各異說卽依今文家言先娣先媵文質家又異法

其說有難依據者矣且公羊主立賢而賢鈞亦立長宣十四年傳曰賢則皆賢矣何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雖然獲且也長是其例哉何氏破立賢不破立長然立長不能破立賢之無弊鄭已言之精密亦無可破也顧鄭既申左義而猶參公羊立賢之說以為年鈞賢鈞勢必立賢但旣立賢矣不問其年更何論其年鈞年鈞者必異母其母旣有賢賤更無所謂賢鈞賢鈞者亦異母其母且有長少亦無所謂年鈞公羊主賢不論年左義主年不論賢兩家之義無能强合强合之而立賢之說反窮矣

異義云公羊說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

從質故易立弟以周案以檀弓篇孔子曰否立孫觀之似春秋無立弟之義

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孔廣森云何氏說立姪為尊尊者尊兄以及其子也然士昏禮媵御餕雖無娣媵先注曰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鄭箋以為媵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依此二文皆周人之法文家先姪容失其

實以周案春秋古文家說適姪娣賢亏二媵今文家反是說詳昏禮所文家先姪與周禮不合孔氏說是曲禮孔疏引公羊說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姪娣字互易與文家尊尊先立孫文又不合不足據也今醫產科家有先受孕者後生之說與文家据本意立後生闇合西京襍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霍光歷引殷祖甲許釐莊公唐勒皆以先生爲長

白虎通義云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先君不可㝵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

位

義一秊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秊無君故踰秊乃卽位改元而未發號令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秊卽位亦知天子踰秊卽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秊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秊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尙書曰高宗諒闇三秊是也故三秊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王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秊卽位終始之義乃備以周案公羊文九秊傳云不可曠秊無君莊三十三秊傳云踰秊稱公白虎所論從

公羊義也然據白虎論旣殯卽繼體之位踰年卽改元之位三年卽踐阼之位是卽位之別有三曲禮孔疏不數殯位而數始死卽適子之位黃勉齋參合二說而云卽位之別有四其實始死及殯以正嗣子之位是卽喪位非卽君位旣殯卽位以明宅憂之主仍由賓階隮亦非卽踐阼之位人君卽踐阼位以春秋之例言之當在踰年以三代上古禮言之當在三年喪畢亦非踰年卽位三年喪畢又卽位也人君卽位惟一而已大禮不可黷黷則生亂

舊說康王受顧命君臣冕裳釋喪服是卽位用吉禮王

肅說此受顧命之戒非卽位常行之典孫覺蘇軾說成服釋吉非禮之宜胡安國云時未成服故用冕裳入受顧命後釋冕反喪服者亏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爲康王釋服離次而卽吉則誤矣朱熹云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以周案公槃兩傳竝云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卽位此舊說所本王說非也孫蘇疑經固不足信胡說喪不釋服亦未是君之喪三日子杖與祝先服五日官長服時成王乙丑崩癸酉康王卽位相距九日而謂尙未成服乎越紼祭天君必衮冕釋喪服而謂喪既成服

不易吉乎朱子之說極為正大洵不可易矣書曰延入翼室恤宅宗恤宅猶曰宅憂王入翼室已為宅憂之主而尙未明示臣下太保又延王即位一以受顧命一以告天下以立君也然王由賓階隮不敢由阼明踐阼之禮自在喪畢也其時雖釋喪服而亦未純吉金誠齋云書言麻冕與論語異論語對純言故特言麻古之冕未有不麻者何必言麻故禮止言冕此獨曰麻為變服即麻之本色不染為元也天子裳有六章何獨言黼黼裳明黑白相閒蟻裳即元裳彤裳即纁裳士元衣纁裳無文皆吉凶參半之服顧亭林謂顧命有脫簡要不足信

何休云卽位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馬端臨云卽位告廟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否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也以周案嗣王朝廟當在三年喪畢之時禹太甲事見僞古文不足據舜格文祖文在放勳殂落三載之下詩有成王朝廟之頌鄭箋亦云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兩漢如昭成哀和順五帝嗣位殯冇卽謁高廟本非三年不祭之典齊蕭琛陳沈文阿宋李大性竝請廟見皆沿漢制馬氏亦爲所惑

書僞孔傳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居位之器孔穎達云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備三秊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秊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此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天子春秋之世有奠殯卽位踰秊卽位此當奠殯卽位也以周案漢書律厤志引伊訓曰惟太甲元秊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又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此古訓也今伊訓

係東晉僞書本不足據且曰惟元祀當爲湯崩之踰秊必非湯崩之踰月春秋定公于柩旉卽位改偁元秊本非典禮公羊傳云正棺于兩楹閒然後卽位何注云危不尋以踰秊正月卽位葢本例卽位應在踰秊正月因定哀多微辭故從其實于卽位之日書之以明其篡自此義不明後世遂于殯旉卽位而踰秊卽位之禮不聞矣甚且先君之骨未寒而自改偁元秊矣

書僞孔傳云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舜服堯三秊喪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蔡沈云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秊正月卽位于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秊不

知何據以周案孔子言梁闇三年聽于冢宰古之人皆然是三代以上人君卽位皆在三年喪畢也踰年卽位改元自是春秋之制與古禮異處故子張疑而以問白虎通義比而合之謂踰年卽位除喪又卽位本不足據蔡氏乃據春秋之義爲難更屬未是孟子言堯崩三年喪畢天下歸舜而後踐天子之位非其明據乎且卽位于朝春秋之禮亦然云卽位于廟何據公羊何注有先謁廟還之朝之語亦謂卽位于朝

公羊傳云隱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穀梁

傳云繼故不言卽位（故謂弒也）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于先君也以周案諸公或卽位或不卽位當時之事實也繼正卽位繼故不卽位時王之法制也繼故不書卽位繼故而與聞其弒仍書卽位春秋之義法也桓公不遵時王之法制而正己卽位之道以卽位春秋從而書之曰是與聞乎弒而無恩于先君者也是義法卽寓于事實也或據春秋之義法而曰春秋十二公皆行卽位禮隱莊閔僖諸君之不書卽位孔子削之諸君上不稟明于天子

丙不親承亏先君諸大夫援己以立而遂立聿削之所以誅篡弒正倫紀則是拘義法而害事實矣或據時王之法制而曰繼故例不卽位桓公書卽位孔子筆之桓公討寪氏有死者是欲掩隱之見弒而不可方託爲自掩之計桓必不行卽位禮筆之所以誅其與聞乎弒是又拘法制而害事實矣依穀梁之言事事皆合近戴東原駁之未是

杜預曰雖不卽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戴震云不卽君位亏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視朝然後卽君位豈尋無涘痛不忍之情然則改元之初

而卽君位亏殀痛不忍之情何傷彼所謂不卽君位者
廹至視朝終不辱避君位也則初視朝乃其卽君位之
始何進退失據乎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
官非義也以周案卽位之禮與常朝自當有別觀書顧
命篇可知隱莊閔僖諸公不書卽位不舉卽位之禮百
其日視朝自正君位戴氏以初視朝爲卽位之始則二
禮大無區別矣且謂十二公皆行卽位禮則諸公之不
書卽位直孔子削之矣孔子人臣而削其君之卽位竊
有惑焉右卽位禮
董仲舒云春秋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何休

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竟內之治許愼云元始也从一兀聲以周秦元上从一說文一下云惟初大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何說造起天地卽說从一之義下从兀會意說文云兀下基也下基謂本董子云大始釋元之从一云正本釋元之从兀其字墨子佀云集韻有亓字亓古文元皆其證許云兀聲似非或說元从二儿二卽上儿卽人但二儿之冘乃古文長字元長之義雖通自分二字或說二卽天地要鑿

白虎通義云何以知踰年卽位改元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樂資云惟王者改元諸侯改元汾王以寿末之有也何休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因以錄卽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以周案如樂說惟王者然後改元魯春秋書元年為僭禮如何說魯春秋則以託王于魯故亦書元年是亦謂諸侯不改元也萬充宗從其說以為天子天下其主咸奉正朔諸侯無改元之理卽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孔巽軒公羊通義以為古者諸

矦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㝵紀元亏其境內其說與白虎論合實較樂何之說為正　又案據何注春秋託王亏魯故㝵改元是改元始亏春秋也然桓二季左傳有云惠之二十四季惠之三十季是春秋以前諸矦已有紀元亏國中者樂氏據汾王以為言雖曰肊說尙知改元不自春秋始矣

舊說文王受命改元九季而崩再朞大祥而伐紂書序曰惟十有一季是武王卽位不改元也一說文王受命改元七季而崩武王踰季卽位為八季至十三季誅紂竝不改元以周案文王受命改元說始亏漢婁敬聚訟

已久劉歆三統厤僞孔書傳以文王受命九秊而崩其說依據周書文傳篇伏生書傳鄭君書注以文王受命七秊而崩其說與多方篇須暇之五秊合竊謂周書文傳曰文王受命之九秊謂受命爲方伯之秊也柔武篇曰維王元祀大開武篇曰惟王一祀小開武篇曰維王二祀謂武王卽位改元之秊也武王踰秊卽位斷無不改元之禮錢溉亭論此已詳則書之惟十有一秊惟十有三秊自據武王改元之秊爾亘豈承文王受命爲文哉文傳篇文王受命之九秊史臣別以大事紀秊與大匡解之維周王宅程三秊金縢之旣克商二秊同非文

王于受命改元亦非武王克商又改元也武王克商之後不復改元與成湯同以人君卽位之一季謂之元季此一定而不可易也胡氏皇王大紀論曰商有天下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之非其實也帝王有季號始于漢武帝中閒改元始于秦惠文王　右改元禮

何休膏肓云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意昔周公居攝亦不記崩今隱公生偁侯亦偁薨何因㝵爲攝者鄭元箴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亦何㝵記崩隱公見亦于君位不偁薨云何且公羊傳宋穆公曰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㝵非左氏劉逢祿

評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非居攝也何鄭俱生漢季沿劉歆王莽之邪說冒隱公之讓春秋探其意而成之著立子洨名之曰攝而不行卽位之禮非典要也以周案攝政與攝位自是不同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較此爲明劉說周公不居攝未是

春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公羊說譏父老子代縈梁說曹使世子伉諸侯之禮則失在曹魯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則失在魯左氏說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何休云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

宜亏義爲短鄭[元]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以周案此攝政行父事非居其位也左氏之義與周官典命文合 右攝位

春秋逆祀僖公三傳以閔僖爲父子文亏閔僖爲祖禰又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傳云嬰齊爲兄後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其稱仲何以王父字爲氏也以周案禮天子諸侯盡臣諸父兄弟大夫則否故閔僖可以爲父子歸父不㝵子嬰齊何注云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是也或拘兄弟同昭穆之說閔僖不㝵爲父子或拘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并謂歸父可以子嬰齊胥失之矣徐

健庵云君之生存既已盡臣諸父兄弟身沒而旁支入繼必為之服斬衰既為之服斬衰卽以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為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段懋堂說閔僖是說子嬰齊說

畧服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歐陽修濮議云據此為人後者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議者欲以為人後之故使一旦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也甚矣司馬光程頤等駁之云既為人後便須亏所後者呼之以為父以為母不如是則不正也禮文蓋言為其父母以別之非本生亦係父母也為人

後者不㝵顧其私親于濮王宐偁皇伯父既偁濮王為親是有二親明興議楊廷和等主光說張璁桂萼等謂繼統不繼嗣請追崇所生以周案繼統即以繼嗣不嗣何統繼非有二歷儒之辨審矣魏明帝之詔以為由諸侯入承大統其有偁考為皇偁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歷代立制之嚴如此然則于諸帝諸王宐何偁段懋堂云古者偁亾君必曰先君曰先王曰先帝必取廟號曰某皇帝如宋穆公偁宣公為先君漢文帝偁孝惠皇帝皆弟偁兄也至于廟中之偁古之主但偁謚不偁某祖考見五經異義禮記外傳故書曰武宗毅皇帝可也孝宗

位

敬皇帝可也曲禮曰內事曰孝王某然則自偁孝皇帝正合古制而世宗于武宗皇兄之于孝宗皇伯之非臣道也非子道也臣也而敵伯君兄君乎子之孫之而敢兄之伯之乎不臣不子莫大于皇兄皇伯之偁也然天子諸侯卿大夫爲人後者亦未有改其父偁而伯父叔父之者也偁其父曰父可也曰考可也不敢偁帝也不敢立廟京師也天性之父子不奪于受重之父子而易其名受重之父子不狃于天性之父子而去其實

師丹議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另復奉定陶恭皇祭入于廟今欲立廟于京

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以周案師丹議極純正今欲立廟于京師當使其子主其祭右爲後

受業陽湖吳朓
孫　文乙仝校

禮書弟三十一

定海黃以周述

卽位改元禮通故二

異義云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偁一也王美偁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于天何爵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于夷狄偁天子施于諸侯偁天王施于京師偁王知天子非爵偁也從古周禮說鄭元駁之云案士冠禮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以周案孟子序班爵之制天子一位與公侯伯子男同列是天子

亦爵也白虎通云天子者爵偁也爵所以偁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書逸篇曰厥兆天子爵皆其證

異義云謹案春秋左氏云施亏夷狄偁天子施亏諸夏偁天王施亏京師偁王以周案左傳成公八秊疏引賈注云諸夏偁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湥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偁王成公八秊乃曼賜公命與夷狄同故偁天子異義左氏說卽賈侍中說也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亏蠻夷偁天子亏王矦偁皇帝鄭意同許

白虎通義云天子之子亦偁世子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于首止或曰天子之子偁太子尙書傳曰太子發升王舟中侯曰廢考立發爲太子明文王時偁太子也一說君存偁世子歿偁太子未葬偁子已葬偁公以周、魯世亦太也古多通用春秋之魯太室衛太叔儀宋樂太心公羊竝作世字諸侯之世子亦偁太子如春秋鄭太子華晉太子申生是也天子之太子亦偁世子如記有文王世子春秋書王世子是也

春秋繁露云天子三秊然後偁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秊而偁王變禮也白虎通義云天子大斂之後偁王者

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以周案顧命迎子釗與春秋未殯偁子某同例王麻冕黼裳當爲史臣後加之詞大斂偁王之說不足據也以春秋之法推之未殯偁子某既葬偁子踰年偁公天子之偁王亦當在踰年改元之後若以古禮言三年之內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其即位在三年後諸侯偁公天子偁王亦當在喪畢故公羊家又有三年亏封內猶自偁子之說董子云天子三年然後偁王古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偁王春秋之禮也春秋多變故之世亘

白虎論以王麻冕黼裳為大斂之後偁王又以王釋冕反喪服為未偁王以統事語相矛盾蓋當時儒臣議白虎觀本各自為說班氏集為通義兼采其說遂致齟齬爾

異義云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為君母得偁夫人故上堂偁妾屈于適下堂偁夫人尊行于國家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于妾子為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則士庶起為人君母亦不得偁夫人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為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為

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愼謹案尙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于匹庶者子不㝵爵父母也至于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元駮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㝵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辠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㝵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邪妾子立者㝵尊其母禮未之有也陳壽祺疏證云僖八年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脅于齊媵

之先至者譏以妾爲妻也惟穀梁以爲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又謂經書夫人風氏者君夫人之夫人卒葬之我不可以不夫人之不卒葬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者秦人弗夫人之也其義嚴矣儀禮器服總麻章曰庶子爲後爲其母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鄭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是鄭以春秋之

事非正也駁異義以成風敬嬴尋尊爲夫人者緣哀姜有辠姜氏大歸故是兼取左氏而謂妾母不尋復立爲夫人妾母不尋有三季器大旨從穀梁但據漢郊祀志後漢光武紀續漢書祭祀志王莽以寿配食高帝者猶呂后光武始廢之非自文帝也以周案穀梁以妾母侢夫人爲非禮與禮經妾不尋體君之義合徐邈注穀梁其荅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侯君謨申之云穀梁之例雖妾母不尋侢夫人而君母與衆妾究當有辨其言尚不戾于禮經禮天子諸侯不再娶有宗廟之事以貴妾攝之故禮有攝女君

庶子爲君其母可同此例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邦人偁之曰君之母偁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如子可以貴其母曰夫人則亦何必云子以母貴鄭主穀梁以駁左公羊傳其義甚正劉申甫近之墨守公羊者亏此亦破其說　又案冊府元龜職議晉孝武宣太后配食事云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㝷漢孝文孝昭太后謚繫子爲號祭亏寢園不配高祖孝武之廟和帝之母曰恭懷順帝之母曰恭愍雖不繫子爲號亦祭亏陵寢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

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有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別建寢廟則嚴偁之義顯繫子為偁秉明母貴之所由臧氏此議可與鄭義相發明

白虎通義云父在偁世子何繫于君也父沒偁子某者屈于尸柩也既葬偁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偁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即位異義云公羊說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偁子成為

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嗣未葬已葬儀各有異嗣君偁號亦宜有異左氏說是也以周案公羊家嗣君偁號之異實較左氏為長異義所述公羊說未是曲禮正義引公羊家說云未葬偁子某如子般子野是既葬偁子如子惡卒經書子卒是踰年偁君如里克弑其君卓子公羊以奚齊九年未卓子十年未左氏則以為亦九年未與公羊異及文元年公即位是據此白虎通義所言即公羊說也然公羊說未葬偁子某謂在國中厭于尸柩故偁子某若其出會從王事但偁子不名故公羊僖九年宋襄偁子何注云宋未葬不偁子某者出會諸侯非

尸柩之靑故不名是也又公羊說踰季偁君謂臣子偁
君若其君自偁猶曰子故公羊文九季傳云諸矦亐其
封內三季偁子是也鄭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矦亐其
封內三季偁子其臣子踰季則謂之君矣是鄭從公羊
與許說異也戴東原云先君雖未葬旣踰季則書爵與
國內偁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春秋書曰公卽位
踰季也雖旣葬未踰季猶曰子文十八季書子卒僖二
十又季書衞子未踰季也是故諸矦卽位以踰季爲斷
不斷亐葬未葬有旣葬未踰季而書爵者乎宣十季書
齊矦成四季書鄭伯旣卽位嗣爵矣春秋不㝵而書子

其變禮也為左氏學者不察此之失禮而譏夫未葬踰秊書薨者是文公成公書公卽位胥可譏也文十四秊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先君未葬未卽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薨同不可以薨書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僖九秊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素定而未卽君位也

何休云傳其偁王猛何當國也據未踰秊巳葬當偁子

劉敞云非也王猛乃王矣未踰秊是以不可偁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偁子也如冠王于子則又與它王子相亂故偁王繫猛者明是王者在喪之常偁可無疑也

以周案傳注之意謂當如卒例書王子猛經亏其卒也正之曰子明不當偁王也然則不當偁王而偁王明其當國矣劉駁傳注未是

賈逵服虔說成三季書宋公衛侯時宋文公衛穆公未葬而偁爵者譏其不偁子杜預說桓十三季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時衛宣公未葬惠公偁侯以接鄰國非禮也徐邈云僖九季傳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君偁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偁子而衛偁侯隨其所以自偁者而書之尋失自見矣以周案春秋之禮先君雖未葬旣踰季則書爵非譏諸說皆非

異義云春秋公羊說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于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鄭元駁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邪以周案禮記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

注謂未踰年也雖偁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魯
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偁子而與諸侯序此用
公羊未踰年從王事偁子之說孔疏以爲鄭用左氏之
義非也曲禮疏云鄭駁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
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爲王事皆偁子此疏易之鄭伯不
子故當喪奪其子號而偁伯王猛當國故奪其子號而
偁王此皆春秋之特筆非枉喪之常偁也
孔穎達云成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時宋文公衛穆公未
葬而偁爵者賈服注譏其不偁子僖二十五年會衛子
莒慶于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偁子服虔云明不失

子道成十秊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疾未薨而厲公出會偁爵譏其生代父位不子也以周案春秋之偁爵偁子其別在踰秊不踰秊不在葬不葬桓十三秊書衛侯成三秊書宋公衛侯已踰秊也僖九秊書宋子二十五秊書衛子二十八秊書陳子定四秊書陳子未踰秊也其未踰秊而偁爵者如宣十秊書齊侯成四秊書鄭伯襄二十九秊書吳子皆從其實而書之譏其不以子道自處孔疏所言皆左氏義成十秊書晉侯孔疏謂譏生代父位亦左氏家之舊說堯一日未崩舜一日偁攝故尙書云放勳殂落之後乃偁舜言爲帝曰記其秊曰

在位五十載古禮固然也唐貞觀亏禪位之年巳偁帝
改元矣孔疏當時修疏亦以明古之道爾
何休云僭偁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范甯云旣
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偁謚而言公各順其臣子之辭
以周案白虎通義云伯子男臣子亏其國中褎其君爲
公以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偁公而尊或偁
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
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偁其君爲公也何以知諸侯得
偁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詩曰覃公維私覃子也春秋葬許穆公許男也此何范

二注所本葢公羊家師說然也伯子男在位其臣子偁
公旣葬則異邦亦順其臣子之辭而曰公桓十七季葬
蔡桓侯獨侯之者公羊何注云奪臣子辭也有賢弟季
而不能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幷亐蠻荆故抑桓
偁侯也左傳杜注以偁侯爲謬誤徐邈又以爲蔡臣子
失禮說雖與何注異而以偁公爲正則一也啖助胡安
國輩以爲春秋雖伯子男之葬皆從其私謚而偁公志
其失禮之實蔡桓偁侯獨能正終豈其然與
鄭元云曲禮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絕之以周案春秋
亐失地之君及滅同姓者有不盡名或據記文疑春秋

或據春秋駁記文先君子春秋釋曰滅同姓名如衛侯燬滅邢是也齊侯滅萊楚子滅夔彼自相滅而非魯之同姓故不名虞公虢公王畿世爵之君惡晉滅之而經不書滅無由書名也失地皆名僖二十八秊衛侯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國猶其國故不名襄十四秊衛侯出奔齊左氏之經不名公羊經作衛侯衎莊十秊譚子奔莒僖五秊弦子奔黃十秊溫子奔衛三子皆不名其經有奪字與抑國小名微史失其傳無以追錄與皆不得以彼疑此也右併號

韓詩說諸侯世子三秊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公羊家

說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雖踰位猶于封內三年稱子以周案白虎通義引韓詩說乃欺紿有頭傳也鄭箋毛詩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義同韓詩三年受爵古道然也或者謂左氏之義踰年已于封內稱君不必三年然後受爵未知所據踰年稱君封內稱之也三年受爵通于諸侯

春秋公羊說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命者何加我服也穀梁說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杜預云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合瑞爲信僖十一年王錫晉侯命

亦其比也范甯云當召而錫也大宗伯曰王命諸侯則
儐之昰來受命以周案諸侯始封受命圭亦謂之封圭
白虎通義引禮諸侯薨使臣歸瑞珪于天子且曰嗣子
諒闇三季之後當受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杜說錫
以命圭義本諸此然春秋之世恐無此事僖十一季左
傳曰王錫之命而惰于受瑞亦非薨時所歸之瑞也命
謂命服公羊傳昰古者諸侯器畢入朝天子賜以命服
此亦世相朝之法覲禮所謂侯氏入覲天子賜以車服
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之昰也春秋時世朝之禮廢
而天子乃就其國而錫之如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

王使召武公賜晉侯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皆非正
也當從穀梁詩彤弓瞻彼洛矣采菽韓奕皆錫命之事
其詩曰我有嘉賓君子至止君子來朝韓侯入覲皆往
受命之辭書文侯之命曰歸視爾師父往哉亦往受命
之辭詩無衣序其大夫請命乎天子之使箋有是時使
來者之語孔疏遂謂王賜諸侯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
使賜之者是習見春秋時事而不知詩書之正義矣
白虎通義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衣
士服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謂世子始行也
以周案據典命文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

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以皮帛繼子男亦賓之如上卿是父在攝行之禮也至父沒繼位上受爵命反服士服者既繼先君之位義不辱服卿服又未命于天子亦不辱自專服諸侯之服天子之元子亦士也故用士禮服士服士服爵弁故曰靺韐有奭詩瞻彼洛矣序曰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鄭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韐祭服之韠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義與白虎論同韋注國語以為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端委非也端委有韠無靺韐或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故見天子則爵弁入己廟則端委其實端委非

元端乃朝服之別名冕服亦曰冕端委並非士服詳見
衣服門
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
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亦可追而刑邪
春秋左氏說譏其錫簒弑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孔
廣林云于古則高圉亞圉死爲追命于禮無非以周案
二圉追命說出杜注他無見文　右受覆錫命
異義云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
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
書善之左氏說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

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謹案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它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貴妾子為君義如左氏鄭元駁云喪服緦麻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為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為之三年于禮為通乎其服之附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以周案詳見喪服門

何休膏肓云左氏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三年之喪使卿出聘于義左氏為短鄭元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

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劉逢祿評云周官所謂世相朝者亦侯三秊畢朝于天子之後豈宗廟之事尚未行而行朝聘乎以周案鄭駁異義云其服之閒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是亦謂三秊畢乃辱朝會也于此則謂服之閒可出聘自相矛盾甚矣意在攻擊語不持平鄭君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劉氏此評可從　右朝會聘問

又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于鄰國稱名稱卒卒者終也

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愼謹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沒之辭也鄭元駁云案襍記上云君薨赴于它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曰不祿者言臣子于君父雖考終眥壽猶若其短折狀若君薨而赴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相呼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以周案宜如禮文赴于鄰國曰不祿至僃薨僃卒史家之例非赴告之僃也通典引石渠議聞人通漢曰記曰君大夫赴于它國曰不祿大夫士或言卒

死皆不能明戴聖云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據此
則禮家亦有赴諸侯偁薨之說杜注左傳云鄰國之赴
舊史書卒者臣子惡其薨名改赴書也與古左氏說又
異 右赴
異義云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曰君死社稷撫亡
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亏
岐山故知有亡國之義許慎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
臣妾吉知諸侯撫亡國之義也以周案鄭注曲禮亦從
公羊 右亡國
白虎通義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

明德號令天下也以周案古號有三一曰代號所以表己功而令天下者也如曰皇曰帝曰王是也一曰位號所以表君德而媚天子者也如曰堯曰舜曰禹是也一曰國號所以明易姓而為子孫制者也如曰夏曰商曰周是也白虎通義此節專以皇帝王之代號言故曰號令天下次論三皇五帝君德之異位號之別次言夏殷周及五帝有天下而改國號之意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下文別為一節義本明晰自位號之義不明遂有疑堯舜禹湯之名為幼名冠字之名矣白虎通義云號諡者何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于己名生于人是號諡之號亦人

所加也號加生冄謚制殁後白虎通義旣以號謚分篇又以伏羲神農燧人祝融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皆爲美號不以爲謚義皆精覈自號謚不分遂有疑三皇五帝生冄之號爲殁後之謚者矣　又案古人生有位號殁有廟號位號者曰帝堯曰帝舜是也廟號者曰文祖曰藝祖是也殷之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亦是廟號周書曰甯王周頌曰成王亦卽生號康王以後未聞生號而廟號用謚自成王始

司馬遷云帝堯名放勛帝舜名重華馬融云堯舜謚也放勳堯名鄭元云虞氏舜名孔穎達云傳云虞氏舜名

舜爲名則堯亦名也案鄭于下亦云虞氏舜名及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㝵有二名又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旣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云履殷湯名是湯名履湯非名也堯舜禹非名明矣以周案堯舜禹皆生存之號或以爲幼名冠字之名義可參存其以爲謚者斯大謬矣白虎通義號篇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號謚篇又云黃帝帝堯猶謚猶謚者明非即謚也其論黃帝曰古者質生死同稱各持行合而言之又論帝堯曰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

爲號耳此明上古無諡亦生同以號稱其言皆是至末
節坿存異說直以堯舜文武皆爲諡說本禮記董
子繁露以黄帝先諡四帝後諡馬融書注蔡邕獨斷以
堯舜爲諡皆沿諡法記之譌逸周書諡法無堯舜禹之
諡是也太平御覽引風俗通云自堯以上王者子孫據
國而起功德寖盛故造諡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
爲天子雖復制諡不如名著故因名焉應氏以舜禹爲
名與董馬說異而謂上古有諡則同葛洪抱朴子則謂
上古無諡黄帝乃後人追爲之諡其說又異俱不及白
虎通義爲當

白虎通義云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尙書曰不施予一人以周案所引書無見文盧紹弓以爲卽盤庚不惕予一人之駁文陳卓人據鄭君注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則予一人爲目其君之辭猶云我天子是巳詩㑺文母曰寡妻書㑺武王曰寡兄卽可據是例推之

鄭元云郊特牲𣫅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𣫅無諡古殷以壽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𣫅有諡也周制爵及命士

雖及之猶不諡耳今記時死則諡之非禮也徐乾學云
諡法起自周公鄭注以殷有諡未聞以周葉記云死而
諡今也據無爵者言故引古者生無爵以證非謂古無
諡也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縣賁父死遂誄之士之
有誄自此始也有誄則有諡士之有諡始于春秋之初
是周初士有爵猶未諡之證則記人所謂今者春秋之
世也所謂古者周初以前也白虎通義以堯舜為號成
湯為諡諡蓋起于殷初鄭注云殷以前似未當太平御
覽引禮記外傳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諡法周公所為
也堯舜禹湯皆後追議其功耳徐氏沿之故以為殷未

有謚

白虎通義云文者以一言爲謚質者以兩言爲謚故湯歿後稱成湯以兩言爲謚也通典云或以名配者案此名卽生存之號德薄因名配祖甲是也質家不連號謚案此號謂帝王之號生則爲號歿則稱謚故不連號成湯是也文家連號欲但言謚不忍歿之欲但言號又是實歿故以號謚文王武王是也案此與白虎通義合蓋其逸文馬融云俗儒以湯爲謚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禹亦不在謚法故疑焉以周案殷王以十干名者皆生存之號也若帝乙曰成湯爲謚所自昉然殷雖有謚仍以號行蓋沿古法猶存質焉爾

白虎通義云天子崩大臣之南郊謚之明不得欺天也諸侯薨天子遣大夫會葬而謚之以周案通義所言本禮曾子問及周官大史小史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天子崩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偁天命以謚之諸侯薨天子遣大夫會葬而謚之凡謚定于臨葬時周書謚法解云將葬乃制謚記檀弓云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釋名云古者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謚之唯王者無上故于南郊偁天以誄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君子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然時君弱臣强如楚商臣魯季孫猶欲為其君惡謚若大夫皆美謚者矣上

古之世有號無諡生有美德斯有美號死卽以號著其人時性質直號悉副行其後人人美號而諡法以起諡者所以濟號之窮也至周末又人人美諡諡亦不足憑矣

白虎通義云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諡以周案歸而有祿位者有諡無祿位者其無諡與或說古不分致仕與否該有諡俟攷

孔廣森云殷制生有名死則以其字爲號若湯名履沒號帝乙文王之父名歷沒號公季凡商之諸王以甲乙丙丁偁者皆其字也措之廟立之主而配帝言之卽其

諡周人始有大名細名之制然此亦彰癉之大柄唯天子尋而司之若侯國之卿大夫既卑不尋請諡于王其君又未敢自爲論定則仍般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隱八年傳衆仲曰諸侯以字爲諡謂諸侯賜其臣諡之禮然也春秋以來列國踰制大夫亦以行制諡其始猶配字爲號若魯成季其仲齊高敬仲國懿仲之類又降而牽以諡冠字矣唯宋大夫孔父禁梁說字諡也而檀弓載哀公之誄先聖鄭康成亦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亏此而見哀公之尊先聖至也一則以先聖動不越禮不敢以末世非禮之諡諡之一則以先聖每自儕般人

故仍以宋謚孔父之法謚之以周案左傳有諸侯以字
爲謚之文穀梁傳有孔父字謚之文鄭注檀弓有尼父
因其字以爲謚之說孔氏此說不爲無據
五經通義云夫人無謚故無謚或曰婦人以隨從爲義
夫賢于朝妻榮于室故得蒙夫之謚文王之妃曰文母
宋共公妻曰共姬是也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
修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公羊曰
葬宋共姬傳其謚賢之也以周案前一說春秋古文家
言也故服虔以聲子之謚爲非禮杜注惠公仲子亦云
非禮次一說蓋亦古文家言通典晉穆帝時彭城王爲

太妃李采諡大常王彪之以爲婦人無諡旣從夫諡則以從爲儛郎其義也後一說春秋今文家言也何休云成風有諡今仲子無諡知生時不爲夫人其意爲夫人者有諡也當以古文家說爲正

鄭元云言諡曰類類猶象也序其行及諡所宜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王肅云諡必以其實類兮生平之行也以周案王說似順以上下文曰類見曰聘例之當從

鄭注

受業銅山王聿脩仝校

孫 沈丙